

# 荒摇江摇女摇侠

## 第六十七回 一梦太荒唐暗怀醋意 飞镖何突来别有阴谋

晚上，天空里一钩明月泻出她的清光，下照到庭院中来。花影斑驳，境至清幽，一片一片的白云向西面移动着，倏而如美人，倏而如名马，幻作各种奇形怪状，时时在那里变换的，这好似象征着人心的变态。程远在日间和慕兰后花园中一席清谈，印上了心版，大家觉得甚是投契。后来在晚餐之前，佩韦的母亲小玉特地又到书室中来见程远，问起程远可曾和人家订婚。程远只得说以前曾在定海高家入赘过，但是不多时他的夫人得病故世，现在未续鸾胶。小玉便代慕兰为媒，要请程远答应这头亲事。程远见小玉态度很是诚挚，慕兰的秀姿，慕兰的武艺，他都钦佩的，和荒江女侠相较，似乎在伯仲之间，也是一位女豪杰呢。所以，谢谢小玉的美意，表示同意。小玉见程远业已允诺，心中自然欢喜。又略谈数语，方才告辞而去。

明日佩韦得知了这个消息，喜孜孜地走到慕兰房中去，恰巧慕兰正和小香坐在一起闲谈，佩韦便向慕兰双手一揖道：“兰姨，恭喜、恭喜！”慕兰突然一呆道：“何喜之有？”佩韦道：“我们要吃兰姨的喜酒了，难道你自己还不知道吗？我母亲作大媒，你要请母亲吃十八只蹄子呢！”慕兰给佩韦这样一说，不由两颊飞红，说道：“啐！你不要胡说乱道！”小香在旁听着，心中也不由一惊，假意问道：“你母

亲把慕兰姊作媒给哪一个？我倒真的没有知道呢？”佩韦又笑道：“此人武艺高强，是个少年英雄，现在正住在这里。除了他，兰姨也不肯下嫁的啊！”小香点点头道：“原来是他！我也要向慕兰姊讨吃喜酒了。”慕兰忍不住立起身来把手摇摇道：“小香妹，你不要听他造谣言，分明是有意来调侃人家。”佩韦道：“谁来造你的谣言，你以后做了新娘子，我总得向你讨喜酒喝的，否则我何不向小香姨恭喜呢？兰姨一向很直爽，有男子气，怎么今日反倒有些腼腆起来，难道做新娘都要如此的吗？”慕兰道：“你偏要多说，仔细我来拧你的嘴！”说着话，真的走过去伸手要来拧佩韦，佩韦双手捧着嘴巴，说声：“啊哟！”连忙逃出去了。慕兰也跟着追出去。

惟有小香却坐着不动，把手支着头，呆呆地思想一会儿，咬紧牙齿自言自语道：“你不要在我面前假撇清，你去和他作一对儿，我不来抢你的。只是你不该背着我说我的不好，你自己算是清白的女儿，难道人家不是清清白白的吗？即使我父亲以前行为不正当，现在人已死了，你去告诉人家作甚，却不顾亲戚之谊吗？这小丫头倒如此促狭，我错当她是好人了！”韩小香这样在房中恨恨地说，慕兰却一些没有知道。她听了佩韦刚才说的话，知道她的表姊小玉已代自己和程远的姻缘撮合成功了，心中暗暗欢喜，未尝不感谢小玉之美意。但她脸上却装得若无其事，走到小玉处来。小玉见了慕兰，将她一把拉住，把嘴凑在慕兰的耳朵上低低说了几句，慕兰刚要走时，小玉却不放她走，只说如何如何。慕兰道：“任凭你怎样便了，但是我父亲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小香却走了过来。小玉一松手，别转脸来正要把这事告诉小香，

慕兰却对小玉眨眨眼睛，小玉便不说了。小香又是一气，不由冷笑一声道：“你们在这里讲什么？倘然有事，不要瞒我啊！”小玉笑道：“小香妹妹，你将来自会知道的。”小香哼了一声，正想坐下来，慕兰一握她的手说道：“我们到后花园去走走吧！”小香只得跟了她同去。走到那个所在，想着：“这就是慕兰和程远并肩而坐，喁喁清谈之处，他们俩昨天说的话，大半都被自己无意中在暗地里听得，然而他们却没有觉察。慕兰你瞒着我要和人家订婚，态度何以如此不明，真使我怀疑了。我本来同你一齐到此打擂摆擂的，不过被你占了个先，你的本领未必远胜于我啊！即如程远打擂那天，也不过凑巧轮着你罢了！彼此都和那姓程的是个初知，你却施展狐媚的手段，将那姓程的诱惑得倾向于你，尚恐别人要抢你的，所以背着我说我的坏话。你既然对我如此无情，以后不要怪我无情了。”她一边想一边咬着牙齿，俯视着地上默默无声。慕兰怎知道小香心里正在衔恨于她，却带着笑指点风景，挽着小香的手绕过鱼池，走到假山上眺望。小香瞧着慕兰脸上得意的神情，她心里却是怀恨，谁高兴陪着慕兰游园？推说肚子痛，赶紧走回房中去了。

小香到了自己房里，便向床上和衣而睡，她心里对着慕兰一半儿怀恨，一半儿妒忌。闷闷地不知睡了多少时候，忽见小玉走进房来，自己连忙起身。小玉握着她的手，带笑说道：“小香妹妹，我有一件事要问你同意不同意。”小香道：“什么事？”小玉道：“我来代你做媒好不好？”小香听了不由一怔，她便含笑问道：“表姊你是不是戏言呢？”小玉道：“谁来与你相戏？就是那个姓程名远的，我看他真是美郎君，所以，愿代你们二人做媒，使你们俩成就良缘。”小香

带着怀疑的态度问道：“是那程远吗？我知道表姊已代慕兰姊作了媒，怎么又来同我说，岂非明明向我戏言吗？”小玉道：“你还没有知道吗？慕兰虽然愿意，而程远不知怎样的偏不愿意起来，佩韦问他究竟是何意，他说佩服小香妹妹的武艺高强，容貌秀丽，倒有意于你。所以，我就和你来说了。”小香听了这话，心里仍有些不信，只听房门外脚步声，走进一个美少年来，不是别人，正是程远！

小玉指着程远笑道：“你看他自己来了，你还不相信我的话吗？”此时，小香别转了脸不理程远，倒有些害羞起来，程远走上前对小香深深一揖道：“一向钦佩姑娘是天仙化人，难得相逢，真是佛说有缘，敢请孙夫人代我为媒，早遂求凰之愿。不知姑娘能不弃我吗？”小香见程远这种殷勤的态度和言语，心里不觉暗暗欢喜。小玉也在旁说道：“表妹，你看程先生这般诚恳，大概你总可以答应了吧！”于是小香点点头，程远又笑嘻嘻地走近她身边来握她的手，小香把右手伸出来给程远握着。

忽见门外跳进一个人来，指着他们说道：“你们真不要脸！在此鬼鬼祟祟做什么？”小香定睛一看，原来就是慕兰！心里卜的一跳，慕兰面上一团怒容，又对小香说道：“我和姓程的是一对儿，早已文定过了！你不识羞的鬼丫头，竟敢夺我的程郎吗？”小香也勃然怒道：“什么程郎不程郎，你问问他自己看，究竟是你的还是我的？现在他自己跑到我房里来，向我求婚，并非我来夺去你的！你怪我做什么？”慕兰遂对程远说道：“程郎，我早已和你说过小香是强盗的女儿，你为何这样没出息，要和她勾搭呢？快快走罢！”说着话便上前将他们的手分开来，拖着程远便走，一

声不响。程远正要跟着慕兰同走，在这时候，韩小香愤怒到了极点，霍地从床边掣出宝剑追上去，就向慕兰头上一剑劈去，只听喀嚓一声，一颗血淋淋的人头滚下地来。再向地上一看时，却是程远的头颅，不知怎的杀错了！不由口里喊声：“啊哟，不好了！”同时听得耳边有人高声问她：“怎样不好了！”睁开眼来一看，原来是一场恶梦。

小玉正坐在床边一手握着烛台，对着她微笑。此时小香竟有些恍惚起来，小玉又道：“你敢是正在做梦吗？”小香只得点点头答道：“我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梦见自己跌入大河里，因此喊起不好来了。表姊来此做甚？”小玉笑道：“你睡得忘记了吗？天晚了，我们要吃晚饭，因为不见你，所以寻到你房里来。”小香一听这话，脸上不禁飞红。小玉不知她的心事，又说道：“快些出去吃饭吧，你为何这样疲倦？吃了晚饭不妨由你睡到天明罢了。”小香遂一骨碌坐起身来，跟了小玉一同来到外边用晚饭。见了慕兰觉得有些不好意思，也就不多说话。慕兰见小香这两天神情有些异样，心里暗暗奇怪，却猜不出因何如此。小香吃过晚饭，没精打采地坐了一会，先回房去安睡了。

这天程远在外面很想遇见慕兰，但是从早上等到黄昏，不见她人情影，暗想：“象慕兰这样豪爽的女儿，难道还要因此害羞吗？好不奇怪！”次日下午，他正和佩韦坐在书房里闲谈，佩韦告诉他说：“你们这头姻缘有我母亲为媒，又是彼此同意，当然是成功了。不过此刻兰姨到这里来打擂台，远离家乡，此时还须向她的家长禀明，方可成婚。因此我母亲曾劝兰姨早日回乡，和你一同去相见。”程远听了，便问起慕兰的父亲云中凤萧进忠，佩韦详细告诉他听，且说

萧进忠武艺虽高，很是爱才，象你前去一定能中雀屏之选。程远听了笑笑。二人正谈得起劲，忽见慕兰翩然而入，程远起立相迎，大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样子。慕兰遂一同坐下，随意闲谈。佩韦因自己谈了好一刻话，所以推说有事，先走出去。室中只剩二人对坐着，谈谈湖海英雄的事，约摸过了良久时刻，只听窗外有人咳嗽一声，慕兰听得出是小香的声音，忙立起身来走出室去瞧时，见小香的背影已走入堂后去了，心里不觉有些疑讶，且有些不快。回到书室里，程远便问外面是谁，慕兰道：“我也没有看见什么人。”程远坦然不疑，仍和慕兰谈笑自若，又讲了一回话，慕兰方才告辞出来。

次日下午，佩韦要奉陪程远到碧浪湖去一游。那碧浪湖在红莲村的西面，相距不到十里，可以步行前去，又因慕兰、小香到了这里也没有游过，所以邀二人一同前往。小香起初有些懒懒地不想去游，经小玉怂恿了数句，遂装饰得十分妖娆，随同前去。慕兰却淡妆素抹，别饶清丽。四人一路走一路讲，已到了碧浪湖，但前面有一个小小的湖面，四周种着许多柳树，在这暮春三月的时候，丝丝柔条早已绿了，随风吹着摇曳飘拂，好似翻着许多碧浪，倒映入湖中，所以望过去水也绿得更可爱了，碧浪之名即由于此。四人绕着湖岸闲步，芳草如茵，柳树中见有数株红桃，鲜丽可爱，落英飘堕袖襟。远望湖后有一带青山，如屏风也似的列着，这样更见得风景幽美。慕兰对着碧波对佩韦说道：“这样好的湖却没有游船，未免太沉寂了。倘若今天湖上有船时，我们可以坐了湖中荡漾，岂不是好？”佩韦道：“此地风景虽好，只可惜太偏僻了些。所以，游者罕至，土人也没有船只预备

了。”佩韦刚说着，程远将手向东边一指道：“你们说没有船，那边不是有船来了吗？”大家跟着他的手一看，果见有一艘渔船慢慢地向这边摇来，船头上立着个老渔翁，手里撑着竹篙。佩韦便把手向他一招，老渔翁把船撑过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几位公子小姐相招作甚？”佩韦道：“我们要坐你的船到湖中去一游哩。”老渔翁摇摇头道：“我是打鱼去的，假使给你们做了游船，那么我不是白白出来了么？”慕兰笑道：“渔翁，我们不要白坐你船的，你若载了我们去，少停自有酬劳，岂非和你去打鱼一样的吗？”老渔翁听了笑笑道：“这样也好的，你们下舟来吧！”于是四人一齐跳入舟子，渔翁回头对他们又看了一看，说道：“咦，你们四个人跳到舟上来时怎么我的船没有颠晃？你们的身子怎么轻得如此？好不奇怪，我有些不相信！”程远笑道：“你不要管他了，快些开船吧！”渔翁咳了一声嗽，便走到后艄去摇橹。四人坐在舟中，真觉得舟摇摇兮轻飏，风飘飘而吹衣，春水绿波足以荡涤胸襟。程远和慕兰更是有说有笑。小香一人坐在后边，心里很觉难过。这样在湖中兜了一个圈子，因为湖面不大，所以都游遍了。程远便问佩韦：“这里可有什么古迹？”佩韦答道：“碧浪湖边只有一个古墓，据说是以前梁山泊好汉浪里白条张顺之墓。”程远道：“听得张顺之墓在杭州涌金门，怎会这里也有他的埋骨地？”佩韦道：“古人的假墓本来是很多的，安知不是后人附会出来的呢？况且张顺这个人，虽然《宣和遗事》上有他的名，然而他是不可考的，《征四寇》上所载的更是小说家言，不足凭信了。”慕兰道：“我们都不是考古家，不必求什么考验，不管他真也罢，假也罢，只要好玩，我们前去走走。”佩韦笑道：

“那里荒凉颓圮，不足留连，不比西湖边上的古墓，都有人修理的啊！”程远听佩韦说起西湖，便想起玉琴，遂说道：“他日若有便时，我必要去一游。”慕兰道：“我和小香妹也没有游过，缓日我们不妨一齐前去。”说到这里，回头对小香说道：“是不是？大概你也很赞成的吧？”小香点点头，勉强笑了笑，说道：“也好。”佩韦又问道：“现在大家可要游张顺墓吗？要游的话，前面就好停船了。”慕兰道：“既然是个荒墓，一无点缀，我们不必去游吧。”大家听了她的话，都同意。于是回到原处，走上了岸。佩韦取钱谢了那渔翁，一同走回家来。

路过一处，有个小小土阜，土阜上有许多大树，忽地从树上飞出两只乌鸦来，在他们的当头呀呀地叫了两声，直飞过去。小香一弯腰从地上拾起一块小石子，把手向空中一抬，刷的一声飞到上面，便有一只乌鸦一翻身落下来。佩韦在旁边瞧着，喝一声彩，且说道：“小香姨的眼功果然不错，听说你惯用毒药飞镖，北方那个著名的荒江女侠也中过你一镖的？”小香道：“这有什么稀罕，外边能此者很多，即如慕兰姊的袖箭何曾不高妙？以前荒江女侠在夜间来窥探我们庄子时，确乎被我击中一镖的，可惜不知有谁解救了她，便宜了这丫头，后来她再来的时候，可惜我不在家里。”她说了这几句话立刻缩住，似乎懊悔失言的样子。所以又说道：“这乌鸦对我们叫得可恶，所以赏它一石子。你们不要笑我。”慕兰正要接口，恰巧树林里又飞出三头乌鸦来，程远即向地上拾起三块小石子，翻身向上发出去，三枚石子如连珠般飞到空中，大家跟着向上瞧时，但见那三头乌鸦不先不后一齐从空中跌翻下来，落在土阜之前。佩韦不禁

又喝一声彩，说道：“不料程先生的手术竟有如此神妙，恐怕《水浒传》上没羽箭张青也没有你这样技能了。程先生平日善于射箭呢，还是惯发飞镖的？”程远道：“区区小技，何足道哉！我虽然有时也用飞镖，可是我怎及人家的神乎其技呢？”慕兰带笑指着程远和小香道：“你们二人都会飞镖，真是一个儿半斤，一个儿八两，我的袖箭怎及得你们的高明。”程远道：“使用暗器也是以巧胜人，究竟是要有真实本领。”佩韦道：“你们都不要客气，我总是望尘莫及哩。”大家说说笑，走回了家门。程远和慕兰心里都觉得很快活。

次日早晨，程远正坐在书房里自思自想，想自己和慕兰的婚姻，大概可以有成功之希望。我本来脱离丽霞岛，目的在荒江女侠身上。可是女侠半途抛弃了我独自一走，可知她人芳心不属于己，这真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，令人无限抱憾。不料我在此突然遇见了萧慕兰，也是一位女中英雄，且喜她对于自己很是钟情，言语之间十分投合，那么我不必恋恋于女侠了。他正在思想着，见一个小丫头拿着一张纸条，笑嘻嘻地走进来，对他说道：“这是小香姑娘叫我送来的，等候回音。”程远点点头伸手取过条子一看，见上面写着道：

程远先生大鉴：昨日在碧浪湖归途中，飞石投鸟，甚佩技能之高。闻先生惯用飞镖，百发百中，小香平时亦喜此道，不揣庸陋，拟于今日下午即在后花园中一较身手，借此可以领教。想先生为当世豪杰，决不示弱于小女子也。即乞赐知为荷。此颂

台绥摇摇韩小香

程远看罢，觉得小香有意挑衅，其心不良，我何必与女

子比较高低，胜之不武；万一失手，那么败于妇人女子之手，也给人家讪笑。然若不答应吧，这条子明明写着“先生为当世豪杰，决不示弱于女子”这两句话，我不要被她们看轻吗？想了一刻，遂从桌上提起笔来，在那条子下面批了“遵命”二字，吩咐丫头拿回去复命。此时他深悔昨天自己不该在小香面前显什么本领，以致引出这件事来。外面一般通武艺的女子真不好对付的啊！隔了一歇，慕兰和佩韦走了进来，程远便将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听。慕兰很惊奇地说道：“小香要和你比镖吗？她用的是毒药镖，人家中了一镖是有性命之忧的。”程远笑道：“我用的不也是毒药镖吗？她必要我和她比试，有什么话可以推辞呢？只得冒着险周旋一下了。”佩韦道：“香姨和兰姨一样都是心高气傲的人，当然这事的起因为了昨日途中飞石投鸟，程先生似乎胜过了她，所以她不服气了。这事答应不好，不答应也不好。”程远道：“我想这事只有答应，不过我心里已决定宗旨，断不伤害小香，一方面自己格外留心一些，便可安然过去了。”慕兰道：“你不想伤害她，也许她有意伤害你的。大家使用毒药镖，总不是一件稳妥的事。”

佩韦道：“我倒有个稳妥方法在此。”慕兰喜道：“你有什么方法快说出来。”佩韦道：“我虽然不会用暗器，而家里却也藏着数支铁镖，待我拣出三支，少停给他们二位使用。那么万一击中，也不过普通之伤，没有性命之忧。我想二位总是同意的，彼此比试见个高低就罢了，并无仇怨，何必要用毒药镖呢？”程远点点头。慕兰道：“好的，准照这个办法便了。少停我们做公证人，可以在旁监视，但是这件事起因于小香，我很不赞成的。程先生要好好儿防备着，小

香的暗算心计很工巧呢！”三人谈了一刻，佩韦和慕兰走到里面去，告诉了小玉。小玉也怪小香多事，慕兰又跑到小香房里去见小香，便问起这事，小香道：“程先生的武术甚是精通，姊姊前番在擂台上已和他较量过身手，我却还没有和他一试。他既是善用飞镖，所以我很愿意与他比个胜负，难道姊姊不赞成吗？慕兰听小香如此说，只得笑了一笑道：“我也并无什么赞成不赞成，但恐你们万一失手，受了伤，不是玩的罢了。少停我来作壁上观吧。”于是她就回身走出，想小香的态度在这几天里大大改变，此次又约程远比镖，似乎不是偶然的事，心里也就明白了数分，只是不能明言罢了。

到了下午，小香便告知小玉，大家走到后花园来，佩韦也陪着程远走至，彼此见过，一齐走到东首一片空草地上。程远问佩韦道：“就在这地方可好？”佩韦道：“正是此间较为空旷。”程远便和小香各个脱去外面的衣服，走到草地中间立定。大家见小香腰际悬着一个黄色绣花的镖囊，佩韦忙把他拣出的三支铁镖放在二人面前，带笑对二人说道：“今天你们比镖，不外是游戏的性质，但你们平日彼此用的是毒药镖，万一二人中不论哪一个中了毒镖，却不是玩的。所以我将这三支无毒的铁镖供给你们使用，大概你们也赞成的吧？”程远接口道：“很好，当然我们是玩玩的，大家都不要受伤就是一件好事情。”小香听程远这样说，她心里虽然不赞成，然而也不得不同意，遂向程远问道：“哪一个先发镖？”程远微笑道：“请姑娘先发也好。”佩韦又说道：“我想你们不妨拈个阄儿，以定先后。”小香对佩韦紧看了一眼，说道：“那么你将阄子来拈。”佩韦道：“我只消用一个

制钱向空中一抛，倘然落下来是正面的香姨先发，反面的是程先生先发。”程远道：“不论先后总是一样的。”慕兰道：“佩韦的说话很是公平，快抛吧。”佩韦遂取出一个制钱，望空中一抛，落下时恰巧是反面。程远道：“如此却要让我先发了。”小香脸上有些不悦。程远便从地上拿起那三支铁镖握在手里，佩韦、慕兰、小玉立在一边看他们开始比赛。

小香本想自己先发当然可以占些便宜，现在自己却要让人家打她三镖，然后方可由她动手。她知道程远的本领是不小的，故心中未免有些虚怯，硬着头皮对程远说道：“程先生请你发镖吧。”说毕掉转娇躯，向西边很快地跑去。程远暗想，凭我的技能，又得了先发的机会，要胜她也不是一件难事。但是我在这里客客气气，何必定要伤她呢？宁可人负我，不可我负人。他如此一想，遂很随便地向小香脑后飞了一镖，小香将头向左面一侧，那镖便离开耳边约有四五寸，很快地飞向前面草地上落下去了。小香仍望前跑，前面将要尽头。程远又是一镖向她下部飞来，小香双足向上一跳，又躲过了，回转身来向斜刺里便走。慕兰等见程远连发两镖都被小香很轻易地避过，明知程远无心击伤小香，否则他前日飞石投鸟的本领到了哪里去了？程远心里也想，自己虽然不欲伤人，但也应该给小香知道一些厉害，倘然三镖完全不中，她不要误会我真的不会用镖吗。小香跑了十数步，见程远第三支镖却迟迟不发，心里未免有些焦躁，转头来，说道：“程先生，怎样不发啊？”程远笑了一笑，说声：“来了！”一镖向小香脸上飞来，其势甚疾，小香急避时，鬓边戴着的一朵红花已被击落，那镖恰从她的颊旁拂过，把小香吓了一跳。佩韦看着，对慕兰说道：“相差毫厘，真险哪！”

慕兰笑了一笑，却不说什么。怎知道这一镖程远手里尚让三分的呢？

小香避过了程远的三镖，只吃了一个虚惊，没有受伤。现在要让她发镖了，心中暗暗欢喜，向地下把三支铁镖一一拾起。程远对小香说道：“三发不中，自觉惭愧，请姑娘高抬贵手吧！”说毕，回身便走，小香跟着追上去，觑个亲切，一镖发出，不偏不斜正向程远头后飞来。程远听得后面风声，回过头来，伸手一接，早把小香那支镖接在手中，向地下一抛。小香见自己第一支镖已被程远接住，不由两颊飞红，心里又羞又恼。这时程远已跑到草地尽处，回转身跑来，恰和小香相对。小香迎上去喝声：“看镖！”把手向左边一招，程远以为小香的镖又来了，连忙向右边一侧，谁知小香只喝了一声，手中的镖却没有发出。等到程远向右边避让的时候，呼的一镖，照准程远头上飞至。程远避了一个空，知道中计，跟着小香的镖已飞到脑门，不及回身接镖，只得索性向右边一倒头，小香的镖恰巧从他耳边拂过，落在前面草地上去了。佩韦在旁不禁又喊一声：“好险啊！”慕兰暗暗代程远捏把汗，程远险些儿中了小香的镖，想小香果然厉害，便不敢大意。小香以为这一镖总可击中程远的了，谁知又落了个空，心里说不出的万分焦急，于是聚精会神地想怎样再发第三支镖。二人在草地上绕了个圈子，程远从西面折到南边，恰和小香成一三角形，十分接近。小香心生一计，并不跟着程远追去，很快地扭转身一镖从横里向程远心口飞去，程远跑得快，那镖已横飞到他胸前，不及缩身停住，只用手一撩，那支镖又到程远手中，这样小香的三镖也没有击中程远。程远以为比赛终止了，便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完了。小香姑娘的镖法真是不错。”缓步望慕兰那边走去，忽见慕兰神色很惊惶地对他说：“背后镖来了！”心里一惊，连忙回头一看，果见一支镖已飞到自己的颈后。这支镖是出于程远不料的，幸亏慕兰喊了一声，程远虽不能用手去接，赶紧把身子向右边一躺，滑了一个筋斗，才把那支镖让过，爬起身来，回头对小香说道：“我们各发三镖，且喜各未命中，彼此无伤，以为幸事；不料姑娘三镖发毕，又来这一镖，险些儿着了你的道儿，难道这也是比赛吗？”小香脸上涨得通红，嗫嚅着说道：“我知道程先生躲避的功夫很好，所以又发了一镖。本来是试试你的，果然被你让去了。”此时佩韦、慕兰、小玉一齐走上来，佩韦从地上拾起小香的那支毒药镖，双手还给小香道：“香姨，请你收藏了吧！你这一镖真是飞得出人意外的，若没有兰姨在旁呼唤，那么程先生一定要中毒药镖了，岂不危险？”慕兰也冷笑一声道：“妹妹这一镖放的出于范围了，我不得不喊程先生防备，否则不是我们太对不起他吗？”韩小香见众人都对她说话，自知理屈，无言可以掩饰。她本来放这支冷镖是有意要伤害程远的，却不料慕兰眼快在旁喊了一声，以致被程远让过，心中更觉一气，只得说道：“我自知理屈的，幸亏程先生没有受着丝毫之伤，很对不起程先生。”说罢，穿上外衣回身便走，众人也让她走出园去。

程远带笑对慕兰说道：“我要谢谢慕兰姑娘，方才小香姑娘的这支镖，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，我完全没有防备的，若没有你在旁喊一声时，恰巧中在我的后颈，我还能有活命吗？”慕兰道：“小香此次要求和程先生比镖，我料她不怀好意的，所以我对她很注意，她果然下起毒手来了，这样暗

算人家是极不应当的事，使我们对于程先生都有些抱歉。”小玉说道：“小香妹妹怎么存心伤人，不知她因何事而和程先生为难？”程远道：“大概前天我们打从碧浪湖回来时，她拾石投鸟，我一时高兴也显了一些小小本领，遂引起她嫉妒之心了。”佩韦向慕兰脸上瞧了一瞧，说道：“恐怕没有这样简单的吧？”程远此刻也有些觉得，把手摇摇道：“我们不要研究了，好在我没有受伤，她自己也很惭愧了。”于是佩韦收拾起地上的铁镖，程远披上长衣，一齐走出园来。晚饭时，小玉不见小香出来同吃晚饭，遂叫女仆去唤她，女仆回报小香姑娘有些腹痛，不进晚餐了。小玉、慕兰见小香如此态度，心里都有些不悦。

黄昏时，慕兰和小玉谈了一回话，告辞回房，熄了灯，解衣而睡；但是睡倒了枕上不知怎样的精神有些不安，一时不能入梦。想起日间程远和小香比镖的一幕，程远的本领确乎比小香高强一些，他发的镖都是很随便的，明明无意伤害小香，而小香所发的都很厉害，程远避让得巧而且快，没有被她命中，后来这一镖，我瞧见小香从她的镖囊里拿出来向程远偷发的，我不得不喊他提防了。小香所以发这种狠心，要将程远置于死地，是大有深意的。她对于我的样子不是也有些芥蒂吗？哦，大约她对于我和程远的婚姻很有些嫉妒之心，但是一则大家是亲戚，二则我为了她远离家乡，她反这样对待我，岂非太狠毒呢？她想到这里，心里便有些气恼，更不能睡觉，好容易挨到三更时分睡着了，忽又梦见程远和小香正在后园比镖，小香一镖飞去，正中程远的头颅，仆倒在地。心里一吓，吓出了一身冷汗，醒来时方知是梦，略觉安心，但是心头上兀自突突地跳跃呢。细想梦境又觉不安，

忽听窗边好象有人在那里轻轻地拨动了窗，心里一怔，连忙悄悄起身下床，黑暗里面摘下床边挂着的双刀，伏在床后，一声儿也不响。一会儿，窗已开了，窜进一个苗条的黑影来，径奔床前向自己床上一剑砍下，只听啪的一声，砍了一个空。慕兰娇喝一声，从床后跃出时，那黑影因为一击不中，早知不妙，已回身跃出窗去。慕兰跟着跃出，见那黑影正在前面屋上很快地翻过屋脊去，慕兰运用夜眼一看，那黑影不是别人，正是小香。